

瘦弱並陰降火消瘀止吐，此藥諸虛百損，一試以之，蓋童子經其母過鹹酸多壯，米飲以助水道，每用一蓬人黃汁或非汁二點，餘餘服之日進一二服矣。天則重湯溫服久自有効也。又咸無之亡傷寒少陰證下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欲飲水者，加人尿膏燉汁鹹苦寒物於白通湯置煎藥中，其氣相從可去格拒之患也。

濁白堊釋名

李時珍曰萍蕒爲堇此乃人溺澄下白堇也以風日
久乾者爲良入藥並以瓦煨過用

溺白堊氣味

賊平無毒大明日涼

附白芷主治

唐本曰鼻衄湯火灼瘡蘇恭曰燒研主惡瘡大明曰
治傳尸熱勞肺痿心煩熱風瘦疾李時珍曰降火
消瘀血治咽喉口齒生瘡疳諸瘡出血肌膚汗皴

屬白雲發明

康寧曰人中白

便中出澀膀胱乃此物之故道也李時珍曰人中白
降相火治膀胱虛寒能瀉下走血故也今人病口舌
生瘡用之有効肺火之驗也張果嘗說李士常苦
鼻淵僅有喘息張思順用人中白散即愈立又疑
陵衛宮營榮鼻血如便白衣裏紅頭空空然張淵之
用人中白藥治之即止並不作此散散血之驗也

秋石釋名

李時珍曰淮南子丹成號曰秋石言其色白質堅也

近人以人中白煉成白質亦名秋石言其亦出于精

氣之餘也。再加升打其精致者。謂之秋冰。此蓋做海

水煎藥之義方士亦以鹽入爐火煨成偶者宜辨之

陳嘉謨曰秋石須秋月取童子溺每缸入石膏末七

錢桑條攪澄定傾去清液如此二三次乃入秋露水

桶攪澄如此數次滓穢漸淨鹹味減除以重紙鋪

灰上曬乾完全取起輕清在上者爲秋石重濁在下

者謂去古人立名實本此意男用女龜溺女用男龜

陽之道也世醫不取秋時雜收人滯但

以卑英木潛曜爲陰煉煅爲陽煉盡失于道何合于

名謀利敗人安能應病况經火煉性却變溫耶

秋石氣味

鹹溫無母

秋石主治

李時珍曰虛勞冷疾小便遺數滿精白濁陳嘉謨曰

滋腎水養丹田返本還元歸根復命安五臟潤三焦

消痰軟退骨蒸軟堅塊明目清心延年益壽

秋石發明

李時珍曰古人惟取人中白人尿治病取其散血滋

陰降火殺蟲解毒之功也王公貴人惡其不潔方士

遂以人中白設法鍛煉治爲秋石葉夢得水雲錄極

稱陰陽二煉之妙而瑣碎錄乃云秋石味鹹走血使

水不制火久服令人成渴疾蓋此物既經鍛煉其氣

近溫服者多是淫慾之人藉此放肆虛陽妄作真水

愈淵安得不渴耶况其則加以陽藥助其邪火乎惟

丹田虛冷者服之可耳觀淋者水虛火極則煎熬

成沙成石小便之煉成秋石與此一理也

淋石集解

爲用李時珍曰

遂成堅固正如

同一義理也

淋石氣味

鹹溫無毒

淋石十流

婦科主治

李時珍曰消痰降逆治喘

婦人月水不調

時珍曰女子陰虧也以血爲主其血上應天陰下應海月有盈虧謂有朝月事一月一行與之相符故謂之月水月信月經經者常也有常軌也天容者月一生其常也或先或後或遲或速其病也復有變常而古人並未言及者不可不知有行期只吐血崩血眼耳出血者是謂逆行有二月一行者是謂遲經俗名接生者有一年一行者是謂遲年有一生不行而受孕者是謂暗經有受孕之後月月行經而及期產子者是謂經胎俗名暗胎有受孕數月血忽大下而其胎不順者是謂漏胎此蓋以氣血有餘不足爲患而亦異于常矣女子一十七天爲至七七次更其常也又有女子十二三而產子如婦記室所載平江蘇達解女十二受孕者有年五十二十而產子如達室所載而產者十餘生一男一女者此又異常之尤者也學醫者之於此點學亦宜留心焉

氣味
鹹下無毒
陶弘景曰解暑解丹女勞復
月經不調主治
陳藏器曰金瘡血湧出教數點之又主虎復傷及筋脈入腹

發明

婦科主治

時珍曰婦人入月惡液腐穢故君子遠之爲其不潔

能指歸生痛也蓋膏治藥出痘痔或修煉性命者皆惡惡之以此也博物志云扶南國有奇術能令刀研不入惟以月水塗刀便死此是穢液壞人神氣故合藥忌觸之此說甚高有蘇今有方士和術設弄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謂之先天紅鉛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謂之同契之金丹等術門性奸淫強陽復去採他陰口含天容稱爲藥似惡淫却耗用心嗚呼惡人觀此可自悟矣凡紅鉛方今並不錄

陳藏器曰難產及霍亂身冷轉筋於膝下燒取熱氣微上亦主中惡鬼氣此物最靈其功可錄
舊板主治
李時珍曰難產吐利煎水服山村宜之
舊板主治
李時珍曰脚縫瘙癢或瘡有膿出血不止燒灰傳之年久者生

人尿附方
勞復食復人尿燒灰酒服方寸匕
熱病發狂奔走似癡如見鬼神久不得汗及不知人事者以人尿黃入大罐內以泥固濟鐵半日去火毒研水新汲水服三錢未退再服
大熱狂渴乾人尿爲身不熱地淨黃土中作五六寸小坑將東三兩匙于坑中以新汲水澆勻良久澄清細細與飲即解世俗謂之地清

婦科主治

勞極骨蒸亦名伏連傳尸此方甚驗用人尿小便各一升新米飯五升六月六日脚半餅以飯蒸封密室中二七日並消亦無惡氣每旦服一合午再服之神效

骨蒸難勞取人尿乾者燒令外熱水中澄清每旦服一小升薄晚服壹便一小升以養爲度既常服可飲作抗燒保三升夜以水三升漬之稍清減服此方神妙非其人莫得傳之
嘔血吐衄心煩骨蒸者人中黃爲末每服一錢黃根汁竹瀝雞汁和勻服之
鼻動不止人尿灰燼灰水服二錢并吹鼻中
嘔隔反胃諸藥不効宜同燒一錢野外人尿三錢爲末五更以薑片蘸食能起死人乃趙王國方也
噎食不下人尿入薑蔥肉火燒三炷香取研每服三分黃酒下三服効
疳瘕不起瘕門李製治疳瘕倒置灰及灰白下煎童子糞乾者新瓦飯過每二兩入龍腦一分研勻每服半錢至一錢薑水調下
四靈無價散治痘毒黑陷腹脹危者此爲刻劑用人糞貓糞猪糞大糞等分臘月初旬收埋高燥黃土窖內至臘八日取出砂礪星之糞泥固濟炭火銀合煨盡爲度取出爲末入麝香少許研勻至重密封收之二歲一歲半錢三歲一錢薑水調下須臾擄起此乃以等攻毒用火化者從俗之義也
發背欲死燒人尿和傳之乾即易

一切瘡腫未潰用乾人尿末磨香分半錢研勻以豆

天津調製頭外以醋調作錢之鹽漬去藥
丁腫初起調成以熱尿屎傳之乾即易不過十五
即根出立愈方金

五色丹毒黃龍湯飲二合并塗之良方金

九通有蟲乾人屎乾人屎貼之蟲聞其氣即出
若痒則易之蟲盡乃止方金

疥癬口鼻唇頰等處婦人尿貼之必有蟲出
小兒驚風人尿灰傳之方金

小兒陰瘡人尿灰傳之方金

產後陰脫人尿炒赤馬末酒服方寸七日二服方金

鬼頭頭瘡取人尿炒赤馬末酒服方寸七日二服方金

金瘡出血不止用人尿燒研傳之方金

馬血入瘡腫痛用人糞一鵝子大膠之并塗之方金

毒蛇咬人尿厚封之即消方金

鼻毒百毒及諸熱毒時氣熱病口鼻出血用人尿失
七枚燒末水調頓服溫覆取汗即愈勿輕此方神驗
者也方金

諸毒至惡熱悶欲死者新糞汁水和服或乾者燒末
漬汁飲名破宿湯方金

解藥毒毒藥有三種交廣人用舊銅作新鐵箭
北諸處以蛇毒毒物汁者箭中漬箭鐵此種鐵箭
皮肉便腐爛而死若中者之便飲汁并塗之惟此
最妙又一種用射筒直塗箭鏃亦宜此方方金

野葛芋毒及山中毒菌欲死者飲糞汁升即活
升即活方金

漏肉爛人屎燒末酒服方寸七日方金

惡大咬傷左盤龍即人尿也厚封之數日即愈
心腹急痛欲死用人尿同蜜搗勻新汲水下方金

人尿附方
頭痛至極重便一盞或心半合同煎至五分鐘服

熱痢嘔瀉重便二合含之即止方金

骨蒸發熱三歲重便五升煎取一升以蜜一匙和之
每服一兩半日更服此後常取自已小便服之輕者
二十日重者五十日瘥二十日後當有蟲如蠅在
身常出此步內服病人小便與者瘥也台州丹仙觀
道士張術自服神驗方金

男婦法證男用童女便女用童男便新頭去尾日進
二大碗燒研之月餘全愈方金

久嗽哮喘肺癆時時寒熱頭赤氣急用重便去頭尾
少許五合取大粉廿一十四成之第一夜去汁
草半日頭服或入甘草末一錢同服亦可一日一劑
童子忌食五辛熱物方金

肺癆家嗽同上

鬼氣疰病久矣諸日溫服之方金

吐血鼻衄人溺糞汁和勻服一升日方金

齒縫出血重便溫熱含之立止方金

治諸重者衆人溺坑中水取一盞服之勿令病人知
三度重者

絞腸痧諸症不瘥者人溺一服一升下血片塊二
十日即出也方金

卒然腹痛令人眩其度細納中方金

下痢休息急仁去皮微炒研以豬肝一具切片水洗
血淨置淨鍋中一重煎一重杏仁鋪蓋以重便二升
同煎乾放冷待急食之方金

痼疾渴甚重便和蜜頓服方金

瘡瘡諸毒同新入重便一升入白蜜二盞煮去白
沫調服取吐惡毒出為妙若不熱經不除也方金

中腸昏悶夏月人在途中熱死急將陰囊脫道上
熱土攤攤上作高令人溺溺尿囊脫即脫乃服地
漿蒜木等藥林德云此法出自張仲景其意絲絕
非常情所能及實救急之術也蓋醫乃命帶身軀
傷氣虛損所以救其元氣之意

中惡不醒令人尿共面上即醒此婦科法也方金

三十年癰一切氣塊一宿令惡病苦多一斤童子
小便一斗一升煎取六升和糯米及餅如常法作酒
服但腹中諸疾皆治酒飲三年不瘥遂作救人濟
效方金

金瘡中風自己小便日洗三次不妨入水方金

金瘡出血不止飲人尿五升方金

打傷跌撲重便人少酒飲之推飲致新其功甚大
折傷跌撲重便人少酒飲之推飲致新其功甚大
薛已云子在居庸見車碾七八人仆地呻吟俱令
灌此皆得無恙凡一切傷損不問壯癯及有無瘀血
俱宜服此右有瘕或作痛或發熱熱燥口渴便服此
一服勝似他藥也藥雖勁無瘀血反致誤人宜便
不動動輒不傷氣血無一失再中多用此方誠有
驗方金

杖瘡腫毒服重便良方金

火燒開經不白入事者新尿服二三升其汁
刺在肉中溫小便漬之
人咬舌指燒熱尿尿一夜即愈
蛇咬傷人尿于蛇上良
蛇傷人足就令尿之便解
蜂螫人入尿洗之
蜘蛛咬毒久臭人溺于大壺中坐浸仍取烏鴉屎炒
浸酒服之不毒毒人
百蟲入耳小便少滴入
赤毒已久童子小便來熱少頻澀之
赤目腫痛自小便來熱少頻澀之
氣退去和熱
腹下孤兒自己小便來熱洗兩陰下久則自愈
傷胎血結心腹痛取童子小便日服一升長
中土前毒入尿飲之
合口報毒入尿飲之
解毒藥毒小兒尿和乳汁服一升
便下人溺一升入煎薑各一分煎三湯熱飲
痔瘡腫痛用熱薑便入三分洗之一日三次效
人申白隔方
大婦久射人中白一團錫子大綿五兩燒研每服二錢溫水服
諸瘡出血方同上

鼻衄不止五七日不住者人中白新瓦焙乾入麝香少許溫酒調服立效
瀉出汗方同上
偏正頭痛人中白地龍炒等分爲末半膳汁九芥子大每新滾水化一丸注鼻中啗之各一滿全
水氣腫滿人尿煎令可丸每服一豆大日三服
腳氣成漏服有一孔深半寸許其痛異常用人中白銀有木出滴入瘡口
小兒室亂尿淋抹乳上服之良
鼻中息肉人中白瓦焙每溫湯服一錢
遺毒倒陷膿月收人中白大銀爲末溫水服三錢隨者自出
口舌生瘡新搗七分松蓉三分研勻有濕拭去數次即愈
小兒口疳人中白銀黃藥多焦爲末等分入冰片少許以青布拭淨擦之
走馬牙疳以小便煮內白屑取下入麝瓶內燻混固
潰銀紅研末入麝香少許貼之此汁兼李提領方也
一方用婦人尿桶中白垢火煨一錢細絲三分麝香一分和勻貼之尤有功效
痘疹爛人中白或老黃紅白垢洗淨研末每白湯或酒服二錢
秋石隔方
久服去百病強骨健補精血開心益志補腰下元悅色延食久則脾下常如火暖諸般冷疾皆愈久年冷勞虛癆者服之壯其法以男子小便十石更多尤妙先搗大銅一口于空室內上用滾

瓦敷接鍋口以紙糊杵石灰泥燒乾并鍋口勿令通風候乾下小便約鋪中七八分以米湯下用烙火煮之若酒出即少添冷小便候煎乾即入中白也入好醋子入中注以固濟入炭爐中煎之取三兩再研細粉裏裏着和如孩兒大服服五七丸漸加至十五九空心溫酒或燙湯下其藥常要近火或時復養火三日則功效如神也
陰陽一煉丹 世之煉秋石者但得火煉一法此藥須兼陰陽一煉方爲至要火煉乃陽中之陰得火而聚入水則釋歸于無體發質去味存此離中之虛也水煉乃陰中之陽得火而凝還原而潤不干不變味去質留此坎中之實也二物皆出于心腎一煉而流于小便水火既濟元武正氣外假天地之木火燬而爲體服之還得太陽相火二煉實爲養命之本空心服陽煉日服陰煉此法極省力與常法功用不悖久症服之皆愈有人得瘕疾且嗽諸方不效服此即愈人病頭腦鼓日久加喘滿困困亦服此而安陽藥法用人尿十餘石各用桶盛每石入早萊汁一瘦竹杖急攪百千下候澄去清置空俾一桶如前攪澄取濃汁二十盞淨入鍋熬乾刮下接續再以前湯煮化得其稠紙淋過再熬如此數次直得雪白如雪方止用砂盆固湯火煨成實出如藥末或更銀一二次候色如雪上細研入砂盆內固煮消火養七晝夜取出攤土上去火毒爲末藥膏丸梧桐木大每空心溫酒下三九 陰煉法用人尿四五石以大缸盛入新水一半攪勻同澄去清置空又入新水攪澄自然無臭氣澄下如紙粉方以藥乾刮下再

研以男兒乳和如膏然日曬乾置飯太陽真氣也即此丸度為大藥其為丸梧子大每午後溫酒下三十九丸

秋石乳粉丸 固元補壯前青延年不老却百病用秋石五錢頭生男乳頭粉五錢頭生女乳頭粉五錢

乳膏 錢五分磨膏一分為末煉蜜為丸父子大金指為末為金銀包蜜煉收收為丸每用乳汁化服 丸仍日飲乳汁助之 秋石法用童男尿逐各一桶入大鍋內用桑柴火熬乾刻入河水一桶攪化服無過夜熱刻下再以上水淋鍊之如此七次其色如霜或有一斤入罐內上用磁蓋蓋定置

泥固丹升打二炷香看秋石石白如玉再研得知前升打極盡上用水徐徐磨之不可多磨則不糯不可少則不升自晨至未過火冷定其是上升起者為秋石冰未升而香乃秋石之精矣也服之滋腎水固元陽辟瘴火其不升者即尋常秋石也味鹹苦鹹肉食之亦有小補

直指秋石丸 治渴氣下清精散而成膏淋黃白赤脂乾乾膏蜜油之狀用秋石鹿角膠炒桑楸樹皮各半兩日茯苓一兩為末桂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九人參湯下

秋石成底丹 治白濁遺精秋石一兩日茯苓五錢乳粉五分錢為末用白湯調一盞并牛一盞或糊丸梧子大每服一百粒

秋石固精丸 治思慮過度欲竭心氣遺精小便數秋石日茯苓各四兩連湯浸實各二兩為末東肉和丸梧子大每空心鹽湯下三十九粒

秋石五精丸 常服補益秋石一兩蓮肉六兩真川椒紅小豆各五錢白茯苓二兩為末桑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九粒溫酒空心下 秋石法用童男童女潔淨無體氣疾病者沐浴更衣各聚一石用淨淨飲食及鹽湯與之忌蔥蒜薑韭辛辣燥腥之物待尿滿紅以水攪澄取人中白各用陽城瓦罐鹽泥固濟鐵線扎定打火一炷香連換鐵線打七火然後以男女者拌勻和作一處研開以河水化之隔紙七層濾過仍熬成秋石其色雪白日用潔淨香濃乳汁和成日曬夜露但乾即添乳汁取日精月華四十九日數足收貯配藥

腫脹忌鹽只以秋石拌飲食待腫脹消以鹽入罐鍛過少用之

赤白帶下真秋石研末蒸棗肉搗丸梧子大每服六十九空心溫酒下

噎食反胃秋石每用一錢白湯下妙

服丹發熱有人服伏火丹藥多胸後生熱氣冉冉而上一道人教食風市數十粒而愈仍時復作又教以陰煉秋石用大豆黃卷煎湯下遂愈和其陰陽也

方 王清方

月經丸附方

熱病復發丈夫熱病後交接復發婦人腸痛諸欲死燒女人月經赤未為未熟水服方寸匕即愈

方 女勞黃值氣短聲沉用女人月經和血未燒灰酒服方寸匕一日再服三日經斷

方 雀巢因黃童女月經灰和血燒灰酒服方寸匕百方

不瘥者用之

小兒驚癇發熱取月候血和青蒿水調服一錢入口即愈

令婦不妬取婦人月水布裹蟻蛭于胸前一尺入地五寸埋之

瘰癧瘰癧一切瘰癧用胡燕菜土鼠屎土瘡口皮茄根根等分為末以女人月經水水洗汁和傅腫上乾即易之瘰癧者封其四圍五日經斷

男十陰瘰因不忌月事行房除物漬爛用至女血納上藥瘰癧性研末麻油調傅之

解癰癰毒文州夷人以燕窩為膏藥于鐵餅上中人即沸爛須臾骨壞但服月水煎汁解之

虎狼傷毒月經衣燒末酒服方寸匕三日

則瘰癧附方

小兒驚風兩眼睜地不上者鼻角燒灰以童尿洗刮尿案竹用火烘乾末貼其額門即愈

小兒齒齬正日取尿坑中竹水刮塗之即生

方 王清方

方 女勞黃值氣短聲沉用女人月經和血未燒灰酒服方寸匕一日再服三日經斷

方 雀巢因黃童女月經灰和血燒灰酒服方寸匕百方

不瘥者用之

小兒驚癇發熱取月候血和青蒿水調服一錢入口即愈

令婦不妬取婦人月水布裹蟻蛭于胸前一尺入地五寸埋之

瘰癧瘰癧一切瘰癧用胡燕菜土鼠屎土瘡口皮茄根根等分為末以女人月經水水洗汁和傅腫上乾即易之瘰癧者封其四圍五日經斷

男十陰瘰因不忌月事行房除物漬爛用至女血納上藥瘰癧性研末麻油調傅之

解癰癰毒文州夷人以燕窩為膏藥于鐵餅上中人即沸爛須臾骨壞但服月水煎汁解之

虎狼傷毒月經衣燒末酒服方寸匕三日

則瘰癧附方

小兒驚風兩眼睜地不上者鼻角燒灰以童尿洗刮尿案竹用火烘乾末貼其額門即愈

小兒齒齬正日取尿坑中竹水刮塗之即生

方 王清方

方 女勞黃值氣短聲沉用女人月經和血未燒灰酒服方寸匕一日再服三日經斷

方 雀巢因黃童女月經灰和血燒灰酒服方寸匕百方

不瘥者用之

小兒驚癇發熱取月候血和青蒿水調服一錢入口即愈

令婦不妬取婦人月水布裹蟻蛭于胸前一尺入地五寸埋之

瘰癧瘰癧一切瘰癧用胡燕菜土鼠屎土瘡口皮茄根根等分為末以女人月經水水洗汁和傅腫上乾即易之瘰癧者封其四圍五日經斷

男十陰瘰因不忌月事行房除物漬爛用至女血納上藥瘰癧性研末麻油調傅之

應地後經日反從屋上放行就將之食而無投之
應連一升即日棄棄王顯惡不可稱諸拉練林機
塵上飛揚苦寒不息探探新路建一鬼客衣懷來馬
衝從數十謂探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
以極難探曰吾為善乃者錢財之累也投諸者遠
之微也順之清果為將武將軍北都太守
魏書王生傳生嘗從魏上禮便者謂之天南
北齊書後魏王延宗傳延宗文章第五子也是宗
為文宣所養十二循節廣慶王下謂己腹中抱之
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舊天王
文宣問楊楊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
封安撫郡為定州刺史於懷王下便使人在下張口
承之以養舊和入養以飼左右有難宮者懷之
隋書蘇綽傳其俗以溺洗手而于諸夷最為不潔
大南新制仁軌為御史中丞中書令李義府不協
時有專達海府過仁軌連懷果深沒勒御史表異
式按之異式希希府過仁軌不以禮或對之振漢
仁軌坐其除名高宗徵之拜大司憲御史大夫異式
不自安仁軌對之曰公所以若事不安耶仁軌並不
如韓去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泣耳

魏元忠為御史大夫臥病病御史官之侍御史郭霸
續元忠忠意形于色語魏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
重元忠辭臣郭霸謂郭之元忠驚驚郭喜曰大夫
津味甘或變而今味苦矣即日當愈元忠剛直其惡
其佐事于朝廷
王泉子李相福妻裴氏妬忌嫉待甚多福未嘗敢
罵罵福清妻曰有女奴戲之者福欲殺之而未果

一日罵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還來報我既而
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即為言腹痛且召其女
奴既往左右以髮方未可還已即白以所疾髮以
為信然遂出髮盆中既聞所告福既始以疾為言
即若不可忍狀發覺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連之
明日監軍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
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臨耳聞
者莫不大笑之

雲仙雜記方山道人時元卒煉真數世三十餘年精
煉淨潔慎惜之七十髮不白走如奔馬宋先生曰吾
以小術合此子三十日即死乃于酒中以至末屬一梓
味之元卒不覺也飲罷便苦頭痛下痢明日便出如
割淨離頭而者三升許又明日元卒果卒

南唐書史盧白傳盧白南遊至九江客屋因宋焉
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係大初歸思歎為史館修撰焉
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賜宴便殿醉歸殿陸
元宗曰真隱者也賜出五項放還山

五代史趙鳳傳于瞻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
士瞻與鳳交爭水實為安重海所怒鳳即左遷瞻為
秘書少監瞻因被酒往見鳳鳳辭以沐髮瞻謂直史
又滿于從者直史而去省吏白鳳滿于客次且語
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瞻官

括異志盧思元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就來謁病
癰潰血且甚方會客居士遂滿于蓮上客怒皆起
就亦去不覺不見視其滿乃紫金液光耀燦然客有
解者曰辛滿金兌西方屬金銳其金稍乎
艾子後語齊有病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

齊智能悉齊百之來益往師之其人曰吾子是乘馬
而行未一舍內遇下馬而變焉馬繫于樹後說引轡
將旋忽自踐其所還蓋頓足曰踏却大驚吾言失
惜哉
賢矣王莊殺公誠開府准陽時清河指揮卑姓者
行不檢公責折抑之辱公還論免官歸還清河卑
族于江蘇具類致悉公嘉其誠欲授教士以爲
禮魯也其發之則皆義賊已復有言者來公忠節奔
下還官指揮乃逃寇許為死家人故發民以恩里人
有俠家蹤跡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竟平其訟而還
之

便溺部雜錄
莊子知北遊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者乎莊
子曰無所不在郭子曰則而後有莊子曰在蟻
曰何其下郭曰在柳郭曰何其下郭曰在瓦郭曰
何其愈甚郭曰在東郭郭曰何其愈甚郭曰在東郭
清其鏡郭曰房中郭水見於蓮書
玉芙蓉首以海為爵故水鹽人以腎為海故海賦

便部外編

指月錄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爲臨濟侍者濟一日
拈胡餅示師曰萬種千般不難這箇其理不二師曰
如何是不二之理濟再拈起餅示之師曰與麼則萬
種千般也濟曰屢矢見解
文僊禪師一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形神部總論

本問八

關尹子曰

管子心術篇

漢書

淮南子

白虎通

新論

文公政訓

蘇園折中

病榻遺言

圖各稿

形神部藝文一

神滅論

難范撰神滅論

神不滅論

形神部藝文二

形神神

形神部批事

形神部總錄

人事典第二十三卷
形神部總論
本問

八

帝曰夫子教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

岐伯曰請言形形神神神氣

曰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

所謂形者觀其冥冥而知病之所在也邪氣篇

曰虛邪之中人也脈漸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

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名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

其知其情故曰按之不得不知其情

帝曰何謂神岐伯曰神言神神神耳不聞目明心

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過者昏昭

然問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所謂神者謂氣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明聞人

聲以收其情也目明者觀於冥冥也志者心之所

之也言心聞而志先慧悟也口弗能言者得氣之

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衆人之所共

視而我獨知之也過至也言氣志若昏而我將然

獨明也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

見蒼天矣

關尹子

四符篇

水可折可合精無人也人因資屈折神無我也故耳

故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學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朽

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驚無人皆情若即齒牙成言

無我體耳無我一個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

我而天無我皆消以精無我故未生殺則精存以神

無我故魂靈物則神見全精者志意是非得失在此

者非彼也神者精顯明則靈智在彼者非此

精神水火也五臟五運之其來無窮其往無尾則

宮之精一一滴無存二兩之精一散無起滅而惟無

我靈人無自無存所以與天地異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土魄魂主金生土

水故精者魄魂之神主火魂主木水火故神者魂

魄之神火之為物能歸金而歸之能煉木而歸之

所以冥魂魄精在天為雲在地為火在人為精神在

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地為金

在人為魄魄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惟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火可合為一水以我

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火可合為一水以我

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火可合為一水以我

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火可合為一水以我

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火可合為一水以我

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火可合為一水以我

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火可合為一水以我

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火可合為一水以我

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

微風訓

昔公牛哀病斃也七日化為虎虎見其掩戶而入是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咸歎爪牙移易志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若夫附外馳各乘其成形投宿健憎是非無端執其所聞大水爾多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水移易於前後若周圓而遇執極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屈而神壯神傷於喜怒哀樂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龍馬之死也刺之若槁殺狗之死也割之猶膏是故傷死者其鬼幾時既有其神漢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性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終不離其真不變己之人有虛語冥之中神氣不薄於外萬物皆漠以虛靜觀操御行之氣是不獨靡而不能為害而此之時萬民俱不知東西含哺而游戲而熙交感天和食於地寧不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太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母淫其性猶無而有之毋違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繁廋實謂不施而天下實服其道可以大美矣而難以弄計也

精神訓

古未有大地之時惟無形劫旋冥茫空遠洞洞深鴻洞洞其門有一神混生經天營地茫莫莫知其所以然者莫知其所以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極未相成萬物形傾氣為最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也最尊最貴者也其精神入其門而霄旌其根我何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

於俗不滂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養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受於地也故曰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皆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書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五月而胎六月而骨七月而成人八月而動九月而胎十月而胎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耳膽主口肝主耳脾主舌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諸之圖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氣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應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脾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口鼻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曉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被以大尚節飾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鼻能久惠勞而不怠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倦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視聽充而嗜慾省矣胃脾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聰視達耳目清聰則達通於神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非則教志勝而行不懈矣教志勝而行不懈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

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面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九竅者精神之戶竅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口鼻於聲色之氣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氣血滯滯而不休矣血氣滯滯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邪氣之至雖如丘山無由避之矣故目清明元運而無邪氣志定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安寧女室而不淫精神內守形骸固不外越則豈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為也豈謂難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大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藏亂目使目不明五藏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於養人聖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心之憂也而好憎使人之心之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大之所以不能救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主之厚夫性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德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緣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二之不知也二則無一之不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能知備其物且能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我之我物也又何以相損造化者既以我為環矣將無運之災者矣知夫利刺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知夫被殺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福也而死者休焉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運亡其殺我也不運求止家生而不事

憐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憐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台也有一棺之上吾生之於有形之類猶猶吾死也落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爲靈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也安知所喜和害於其間乎夫造化者之運造物也譬猶陶人之埴地也其取之地面不以爲益也與其未埴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潰爛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盂亦無以異矣夫腐尸之類腐尸人汲水以浸其間水弗增也吾等之家決港而注之江注水弗繁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否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聖人而樂其美夫悲樂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爲也好憎者心之累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春開與陰陽開闔與開闔精神渾然無極不遺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者而不休則顯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智之不放德也夫有夏后氏之殯者臣重而藏之寶之至也夫殯神之可寶也非夏后氏之殯也是故聖人以無形有必死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居處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其疏無所其親抱德煥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衆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禮而喪其人性名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其其一而不却其云其內而不諱其外明曰太素無爲復樸德本神以居於天地之墟自然衍祥於萬物之外而清靜無事之業清遠若乎機候之巧弗重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難天

地覆有亦不與之珍抱矣蓋乎無毀而不與物殊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若者止肝肅遠耳目心志專於內通達開於一居不知所死死之運然而往還然而來歸而見心若死忘其五藏猶其形然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辟故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以道爲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害靡而不盡清境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夫雷震山而不能動也夫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親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重窮寵獨行客也視毛嫱西施猶醜陋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微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不用夫太清之機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確不憂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應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戰於太寬之宅而肅觀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放於無形埤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人於無間以不同形相續也故若環復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呬呼吸吐故內新無經焉仲逸俗蛟龍鵬鵬顯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消滅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且人有成形成而無損於心有損宅而無耗耗大燭者還不變行形不虧神將有所運徒孰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終而未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黃去

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矣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矣天下則神無窮矣細微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矣人以爲虛言焉將畢絕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聲其目之欲而適射解之便也今高者覺樹人之所屬也而覺樹人不察其趣不析其怪怪吾味人之所美也而覺樹人不覺其害之觀文鍾子之入之所好也而覺布衣拾形度度如棄鍾子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氣故舉天下而傳之於後若解重負然非臣解重負無以爲也此經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中入之玉童無主而乃經安方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爲萬民生帝也死歸也何足以及吾和親能然懸懸顏色不變髮乃頭耳掉尾而逐禹之親物亦稱矣鄭之神至相若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也報章子墨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離臺子之親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瘵僕食者商於垓圉下追隨高麗在上屬管指天相誓曰關於曰律德造化者其以吾爲此拘拘耶此其親變化亦同矣故獲受之運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章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闕之塗舉不竭之所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達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損心死不足以損神屈伸俯仰而命之機轉禍福而利害之變萬終孰足以患心此入者抱素守樸操規矩解帶於太清輕舉循往悠然冥冥風塵不能亂之態曰吾曰賜乎勢

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

論神

形者心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而形全神則心善心善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乎神故神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接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解於樂自而靜於室覺者以室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路則垢濁形新

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未盡神清則外慾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過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舉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收攝以生心神哉故萬人獨孤以向一鶴鶴能無中平萬物形體以惑一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隔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真聲也鼻口之與芳味明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得於好惡則精神馳騁而不守志氣廣於起捨則五臟滯滯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所樂塞於內憂迫於其達之波而迷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

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日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樂心而不處身而後能故會勢不能動舉道而忘食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視白於衷故形不養則心自全心心不勞而運自至也

勝神陰靈之說

有客集儒女難魂話因及張家驊與靈寶經師入定事謂靈寶以神先成至陰之裏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槩先靈以此則性宗與神形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固也今山魃物精邪鬼而已飛凡走右運致實實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

論精神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如所曰也不妨又曰昏畢竟是慢和臨君又謂是必不如此又曰若他且種種是特無害問非是讀書過當倦後如此是緩收斂來稍久便困困便是精神短後如此

論神

足履平地徑徑而廣半互而進之亦如是而已今重樓橫於平地乘而履之已既堅而不安移而為瀾瀾之樂越者必取履毛寒汗氣奪又移而為瀾瀾之瀾臨而提之身足皆發夫步武之地不遇客足足之外廣極何與焉而安危相懸者履生於履視生於氣氣生於神神貴於神後每運斤非人絕之巧一其神也則神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固也賢人不惑其神藏也高人不妄其神守也聖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奇常無異狀好惡無實情世世皆暗發是則則驚夢涉關必以為可感大地皆金現珠玉而凡碌者不多得且不常有勢必以為

論神

明倫彙編人事典第二十三卷形神部

奇情與鬼兒見與境者幻妄顛倒可勝既邪

元神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廢則元神離陽陰以實為質陽以虛為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玉童即經解云皆在心內運實底靈靈夜存之得民生言中庭百虛故養生家自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又曰忘神以養虛養虛之所藏者深矣

論精神

問今時有志之士多知收斂精神則有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曰心之運轉之謂聖此論經夫子之訓而一言以盡天下之達者也是故心以為之根室以為之氣而精之與神則條達乎心根數變乎聖果而為全機實測者也蓋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茫今渾融於此身之中而源首於此身之外其機華靈明而脫胎遺棄者謂之精其妙應圓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乃知覺是知覺經神所為而實未足以盡神也特以顯神而身運用是運用經神所為而實未足以盡神也今以心為心則其精神亦統下者其心既統天地貫古今以心為心則其精神亦統貫大地古今以為精為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體知覺與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運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殊

精神問答

第三八七期之〇八葉

夫是以爲父子兄弟足見而人自法之。然終經論天下之大經而得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自皇皇天下之大本。格致誠正之無不備全者。出無窮也。此之謂人之聖。聖之至學。之集大成者。而萬世無疆。如足跡。迄於無窮。自來。自轉。轉以爲長生久視之術者。安此。此。

精神總論

夫精神之道至矣。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智。曰精氣爲物。遊魂爲靈。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所以立人。道之先。統幽明之故。皆是物也。豈可以不思乎。人皆曰。我之精神。後之精神。不知爲天地間。唯一精神。而彼我之非知。道矣。故吾無精。以天地之精爲精。吾無神。以天地之神爲神。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貴。吾有以幾之耳。苟無以凝之。則精不吾存。而神不吾用。精不吾存。神不吾用。是以昧於終生死之故。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自與草木。均其朽腐。聖所以爲聖。愚所以爲愚。其可以不思乎。雖然。精者。常存之實體。神者。應物之妙用。故精神之主也。君子之學。貴乎精凝。精而神在其中矣。是道也。吾賢之以學。而本之於大易。中庸曰。君子戒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慎其獨也。所謂獨者。精之謂也。何也。精者。天下之至一。而獨一之謂也。凡天下之有聲者。有色者。皆物不齊者。皆不能自生。必有憑依。不可睹聞者。生乎其中。然後聲色得以生。生於不齊。是睹聞生於不睹聞也。睹聞生於不睹聞。是不睹。不聞者。天下之至精。至固也。睹聞有盡。不可睹聞者。無盡。若夫顯見於睹聞之外。而獨見獨聞者。此精

之所以常一而可貴也。而當懷矣。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所謂知者。精之謂也。何也。精者。天下之至靈。而如靈明之謂也。身與家。國。天下。爲物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格物。物不能自格。必有至靈。不物於物者。主乎其中。而後格物之用。不窮。並知者。物之體物得知。而後能成。成線而知。實物變而知。不變知。即是物此精之所以常明。而知可貴也。而當致矣。君子貴精之學。庸如此。不惟是也。易之文。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又曰。乾知大始。大貴精之學。莫詳於易。而莫備於乾。乾之初。畫三百八十四爻之第一。爻。蓋三才之根本也。其辭曰。潛龍勿用。習潛於下也。言初之不可用也。然二方用。而見而知之。三則惕其終之履於危。乾之四。與初。應。蓋重乾之華於外者。也。其辭曰。或躍在淵。躍潛之所也。言四之躍。不可以離乎潛也。然四。五方。躍而飛。而上。則備其終之極於亢。天乾之中。所以中正純粹。而知大始者。其於夫曰。潛曰。躍曰。中正曰。知。非所謂獨與知者乎。曰。勿用曰。惕曰。悔。非所謂慎與致者乎。蓋天地之理。必如是。而後乾之精。健。君子之學。必如是。而後乾乾之精。而不息。乾三百八十四爻之變。至不一而乾。常一。吉凶悔吝之隨。至不可測。而乾。常知鬼神。非足無以效其良能。而物非是。無以成其終始。夫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夫曰。潛曰。勿用。而又曰。惕曰。自強。何也。惟至精而後能健。健乾乾之至精。而後能自強。乾乾之精。似無而實至剛。剛於幾。精之學。似柔而實至強。此乾之所以爲仁。而人之所以爲仁。在

形神部藝文一
神說論
或問子曰。神滅。以知其滅也。今日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無知。無知。即形者。有神之與。形。不存。一形。神相。即非所問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與也。問曰。神放。非用不得。爲具其義。安在。答曰。各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衆。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之於刀。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形。有。無。刀。有。無。利。未。聞刀沒。則利亡。言。形。存。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知。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知。木。之。質。有。知。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一。邪。答曰。愚。說。言。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形。有。有。木。之。知。以。爲。神。神。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實。有。知。也。木。之。質。實。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有。木。之

思而得之也。依以爲我之精。精之者。自私自而已。豈足隱天地之全。而斷真精之目哉。
五藏之神
五藏有七神。聲。聞之術。去。引。而己。矣。聲。如。牽。攬。之。牽。引。如。引。力。引。力。欲。疾。必。牽。行。意。大。欲。必。引。滿。之。牽。攬。則。舟。往。矣。矢。雖。引。已。舒。矣。欲。盡。則。神。滅。矣。大。推。曰。無。然。神。提。無。然。然。其。義。先。於。身。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